鍾山札記

鍾山札記自序

吾生無益於人尚思有所託以見於後世亦自究其愚也雖然少受父師之訓朝夕啓牖得有微明長而從四方學士大夫游獲聞其緒論增長我之智識良不淺昔人云勝讀十年書豈虛語哉古之君子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鹿得美艸尙呼其羣而況於人乎故隨所得輒錄之不暇詮次分爲四卷不辭竊取之誚幸免攘善之失余前後忝鍾山講席最久故以鍾山札記標其目噫余老矣兒輩皆弱不忍辛苦纂集之復爲煙飛灰燼也飢寒不恤而剞劂是務傳聞於未聞之者當不

至視爲無用之言不急之辯而棄之刻既成適臥疾在牀幸身及見之漫題數語於首簡倘耳目尙未即廢壞或將更有述焉

乾隆五十五年十月之望杭東里人盧文弨識

鍾山札記目錄

第一卷

第二卷

一爵

同年丈人

薦表稱字

外三字

常桓

䓣胡

門焉者閽焉者

苦息也

車中內顧

鄧庖樂

第四卷

鍾山札記目錄

江寧劉文奎楷鐫字

鍾山札記卷一

杭東里人盧文弨

字義不隨音區別

余向讀周易八論第一篇引易緯乾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也變易也不易也鄭康成依此義作易贊及易論謂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竊疑易簡之易讀以豉切變易不易俱音亦音不同則義亦異何以合而爲一纖而知古人之於字訓並不因音讀之異而截然區別也爾雅釋詁台朕賚畀卜陽予也若以後人所見如鄭漁仲便欲以台朕陽爲予我之予羊如切

賚畀卜爲賜予之予羊汝切而古人則不分也又讀廣雅釋詁遂畺畍吭畢猝㚇竟也若依後來讀法則遂畺畍吭爲疆竟之竟居影切畢㚇猝爲終竟之竟居慶切亦不當迺爲一條矣未別四聲以前古人爲詩亦無平側之分往往互用義或與音不諧後人往往疑爲假借而不知字義之本不隨音而變也何假借之有聊書其略以俟博學者攷焉

歸妹柔乘剛

歸妹彖王弼注兌爲少陰震爲長陽少陰而承長陽悅以動歸妹之象也其彖傳文云无攸利柔乘剛也因有

謂王注亦當作乘者永懷堂汲古閣兩本注皆作乘字此非也以卦體而論兌在震之下自當爲承以爻言則三五皆陰乃居二四之陽之上故謂之乘注與傳文各有所指此其所以異也

虎賁

宋書百官志虎賁舊作虎奔言如虎之奔走也今案周官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軍旅則介而趨皆以趨爲言者以賁卽奔也古字本通用詩鄘風鶉之奔奔襄廿七年左氏傳禮記表記俱作賁賁高誘注呂氏春秋

壹行篇云賁色不純也亦引此句作賁賁宋志乃以爲王莽輔政以古有勇士孟賁故以奔爲賁此說殊不然鄭康成注禮記樂記虎賁之士說劒云賁憤怒也書牧誓僞孔傳云勇士之稱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竝無取古人名之說沈約之說殊無典據或言奔字形同莽故避其名此又不然奔古字作犇莽字上下皆艸中乃犬字與莽字形近莽又不改何也虎之色斑奔必以怒義未嘗不相貫也臧鏞堂案鄭注樂記奮末廣賁之音作云賁讀爲憤憤怒氣也

氏字古音與民相近

詩小雅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疷兮宋劉

彝以爲疧當作痻病也唐人避太宗諱民字凡字从民者皆省而爲氏張參五經文字愍字下云緣廟諱偏旁準式省從氏凡泯昬之類皆从氏又珉字下云莫巾反禮記作瑉是其例也顧亭林李安溪皆以其說爲然謂後人又於氏字下添一畫讀疧爲氏誤之甚矣文弨考說文有疧字云病也从疒氏聲並無疧字又昬字云日冥也从日氐省聲氐者下也一曰民聲二徐本皆同徐鍇於昬字云會意元黃公紹韻會於疧字但云一作疧並不言本作疧余以爲氏字古亦必與民音相近觀今眞文韻中之字多有與支微齊通讀者如寅亦可讀移

純亦可讀緇（非必由紂字誤）辰亦可讀祁詩吉日其祁孔有鄭云祁當作麎史記正義敘謚法治典不殺曰祁獨斷祁一作震（蘇明允謚法作震又作軍）賁亦可讀祕芹亦可通蘄垠亦可通沂（沂鄂卽垠鄂）此類甚多故知疷亦本與民聲相近非本作疷而避諱改疷也至昏字漢以來往往作昬凡偏旁之从昬者卽說文中亦尚多有元戴侗云唐本說文昏从民省此語殊誤昏省去氏下一筆耳凡字兩合者可省民止一字何由省之但舊唐書高宗紀顯慶二年十二月改昬葉字則昬字之改似有明文然六朝至唐書法不從正體者多今金石所遺譌謬不一而足故昏字

人閒多有從民者今从氏正是復說文之舊而在唐人則以爲改亦不足異詩大雅桑柔多我覯痻音民此痻字亦當讀爲民亦可云從痻省自後人音爲其支或音亘禮乃後人失其讀之誤遂至今疑其與塵不協欲改氏爲民而始得聲殊不知不改未嘗不得聲也

韓詩磬天之妹

詩大明俔天之妹韓詩俔作磬釋文云譬也毛傳卽以磬釋俔則俔磬義同說文俔譬喻也一曰閒見也竊謂俔從人從見則見字義長猶所謂見若神人也譬喻之意亦在其中未必卽以磬爲譬韓非子外儲說上云犬

馬人所知也旦暮罄於前鬼神無形者不罄於前古罄磬同一字以韓非之說證之則俔可訓爲見磬未嘗不訓見在毛公當日磬之義人所共曉故即以磬解俔耳

天子賜必待君命

玉藻君賜車馬乘以拜句賜衣服服以拜句賜句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鄭注下二句云君未有命謂卿大夫受賜於天子者歸必致於其君君有命乃服之至應氏鏞之說則通上文爲一條解之謂車馬衣服皆視爵命之等以爲賜雖所當得然亦必致辭待君再命之而後乘服以拜此說於正文殊爲不順經所云車馬衣服

未必定是命車命服卽云命車命服當進爵之時可以辭讓既受爵矣則車服之來正與仕者之祿無異既乘服以拜矣又云君未有命弗敢乘服待君再命然後乘服以拜此於經文甚爲傎錯矣王氏圻則又顯駁康成之注謂必待君命自是人臣敬愼之禮若依注作諸侯之卿大夫爲使臣說則其方受天子賜時已乘服拜賜而歸又獻於其君待君命之而後乘服是二天子矣此說難通葢王氏以後世所見妄疑古禮之未必然不知當封建時天子雖爲天下共主而諸侯之在其國亦得獨伸其尊況受賜於天子歸而致於其君本自有確證

乎左傳昭四年杜洩以路葬叔孫穆子其言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于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鄭氏之注明有左證如此柰何不考而妄議之且叔孫雖得君命生前固未乘路也此尤謙愼之至不但如應氏所云葢君之尊得伸於國卽父之尊亦得伸於家如叔孫穆子之子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豎牛入示叔孫入不示出命佩之叔孫不察而遂逐之亦怒其不由父命也君賜必請之於父王賜可不請之於君乎又案尙書大傳古者必有命民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舉事力

者命于其君然後得乘飾車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如大傳所言但命之卽得自爲不必賜也然則卿大夫之命車命服亦豈必盡出君賜乎故知此所云車馬衣服不指命車命服而言孔子將適周南宮敬叔言於魯君魯君賜以車一乘馬二匹事見家語此豈可謂之命車乎

射義鄉大夫士之射鄉當作鄉

射義鄉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案凡賓賢能詢衆庶皆鄉大夫州長黨正之事鄉中之卿大夫士亦與焉非卿大夫自爲射而行鄉飲酒之禮也孔子射

於嬰相之圃必在爲中都宰時故有選賢誓衆之禮鄭注周禮鄉大夫職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卽引此嬰相之事爲說鄉飲酒之義云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閒賓主共之也鄭注鄉人鄉大夫也士州長黨正也君子謂卿大夫士也今此說射禮豈有反置鄉大夫而但說卿大夫之禮但各本俱作卿大夫究疑是傳寫之譌射義正義中引此正作鄉可以取正若是卿大夫燕射何必先行鄉飲酒之禮

冠義鄉大夫當作卿大夫

冠義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釋文鄉大

夫鄉先生並音香石經儀禮冠禮亦皆作鄉敖氏云鄉
大夫鄉之異爵者或曰主治一鄉者歷觀前人之說未
有疑鄉大夫之鄉爲誤者高郵劉端臨謂冠禮冠義皆
當作卿大夫此謂見爲卿大夫者鄉先生謂已爲卿大
夫而致仕者見君之文徧見卿大夫如晉語趙文子冠
徧見六卿是也鄭解鄉先生爲卿大夫致仕者葢蒙上
爲釋賈疏云先生亦有士鄭不言者經云卿大夫不言
士故先生亦略不言據此知賈所見儀禮本作卿大夫
也孔疏云見於卿大夫謂在朝之卿大夫也是孔所見
禮記本亦作卿大夫孔以在朝對致仕者文義甚明而

今本正義亦竝改作鄉幷不誤者亦誤矣劉名台拱今爲丹徒校官攷訂禮經致爲精細余常就以取正焉

脾析卽膍胵

周禮醢人饋食之豆其實有脾析鄭司農云脾析牛百葉也疏云此無正文可破故後鄭從之此言非也廣雅百葉謂之膍胵說文膍牛百葉也蓋脾之與膍音義皆同析者解析正合百葉之義析與斯賜音皆通轉故脾析卽膍胵此謂牛之脾胃耳廣雅又云胃謂之胘說文亦以爲牛百葉徐鍇繫傳云牛肚也其鳥之胃亦得謂之胵然則司農所詁正自不當破也廣雅二語亦互文

卒觶致實

禮記鄉飲酒義云卒觶致實於西階上案致實卽是卒觶其所以別異之故正義明言之云旣云卒觶論其將欲卒觶之時致實論其盡酒之體此二言極分明乃上釋卒觶處各本皆有誤字本當云卒觶主人酬賓賓立以卒觶也宋本作賓卒立以立觶也汲古閣本作賓卒立以據觶也皆譌今本於主人酬賓下改爲主人先飲卒觶也更大誤矣此一節自祭薦祭酒嚌肺啐酒升此卒觶致實皆指賓言未嘗及主人主人酬賓之觶奠而不飲此西階上卒觶是主人獻賓之時賓飲卒爵也又

注中酒爲觴實足利古本觴作觶今當依以改正正義中觴字亦當幷改

大司馬固

顧氏炎武以大司馬卽司馬子魚固爲堅辭以諫今觀其諫辭亦甚寬緩不迫何堅辭之有惠氏棟案晉語云晉公子重耳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韋昭曰固宋莊公之孫大司馬固也公子過宋適當襄公之時杜預注左傳亦同韋說皆據世本而言稱大司馬所以別下司馬也文弨案左傳大司馬之官在宋亦不多見惠氏謂固卽公孫固是也謂下司馬乃子魚非也司馬卽大司

馬固文承上省一大字耳考韓非外儲說左上說此事云右司馬購強趨而諫購強似即固之字其義正相合云右司馬似當行師之際所别置者耳其非子魚更明甚子魚乃公子目夷未嘗名固史記宋世家以前後皆子魚之言史公紀事多疎略未足取以爲左證也

脩完葺牆

左傳襄卅一年傳子產相鄭伯如晉晉侯未之見子產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有敝邑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語李涪刊誤謂繕完葺三字於文爲繁當是繕字葺牆以書之峻宇雕牆爲比近金壇

段若膺謂古文無閒字不應忽及於字完當本是院字院周垣也牆垣蔽也因其所壞者垣故文伯之語亦不旁及說文院爲寏之重文左氏古文本作院字或因轉寫遺脫𠂤旁或字從省即以完爲院刊誤之說非是段名玉裁曾任貴州玉屏四川巫山兩縣知縣精小學著有說文解字讀

摶與專同

昭廿年左氏傳若琴瑟之專一釋文云董遇本作摶音同案史記秦始皇本紀摶心揖志索隱云摶古專字引左傳如琴瑟之摶一以證之正用董遇本也易繫辭上

傳其壽也專釋文云陸作摶史記田完世家韓馮因摶
三國之兵徐廣音專專猶幷合制領之謂也山陽吳氏
玉搢云管子內業篇一意摶心亦專心也又漢書蕭何
傳上以此剸屬任何關中事師古曰剸讀與專同荀子
榮辱篇信而不見敬者好剸行也剸亦同專又樊噲傳
高后時用事顓權師古曰顓與專同是專又可作剸顓
嘉定錢詹事曉徵以說文嫥壹也作嫥爲正然摶字从
專古人通用亦多矣錢名大昕其學識近今罕有及者

官學在四夷

左氏昭十七年傳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石經作天子失

官官學在四夷案家語王肅注亦云夫子稱官學在四夷蓋天子失官則官多廢故無有能舉先代之典者所謂官學猶今言通經者爲經學通史者爲史學指專門而言若鄭公孫揮之能辯族姓班位晉蔡墨之能言五官其斯謂之官學與

繞朝贈策

贈行以策其爲鞭策無疑其言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示以知其情傅氏謂蓋朝會言於秦伯請留之亦未見其必然要之朝固未嘗與晉合謀明甚乃韓非說難云繞朝之言當矣其爲聖人於晉而爲戮於秦

也元何犿作注遂實之云後秦竟以言戮之此事未見出何書豈非憑空傅會乎士會使魏秦伯實遣之朝縱不請留亦斷不爲之晝去計秦伯胡爲而戮之失一賢臣又戮一智士有以知秦之必不爲也

提月

公羊經僖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實石于宋五提月六鷁退飛過宋都傳云提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休注提月邊也魯人語也在正月之幾盡故曰劣及是月也在陸德明時所見本固有以提月改作是月故釋文先云是月如字或一音徒兮反陸氏不詳審傳文及邵

公之注明是爲提字作詁訓若作是月何勞如此費辭乎初學記晦日條引此正作提月陸佃注鶡冠子王鈇篇家里用提云提零日也亦引公羊爲證

長言短言

公羊莊二十八年傳春秋伐者爲客何休曰伐人者爲客讀伐長言之齊人語也伐者爲主何休曰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之齊人語也葢同一字而讀法有異高誘注戰國策呂氏春秋淮南子諸書亦有所謂急氣緩氣閉口籠口之異讀劉熙釋名於天有以舌腹言者有以舌頭言者於風有以橫口合脣言者有以蹴口開脣推

氣言之者各方不同漢書王子侯表襄嚘侯建晉灼曰音內言嚘說又猇節侯起灼亦云內言鴞內言亦是讀法明人刻監本疑內言是詩巧言遂改說字爲莌以附會之毛本尙作嚘說葢卽虞書之讒說毛本是也古人謂一卷之書必立之師童子入小學師爲之辨聲音審文字離句讀皆必以口相傳授而後終身不至於譌謬今世亦無此師閒有偶及此者反笑以爲迂矣

槮謂之涔

爾雅釋器槮謂之涔郭璞本槮作椮釋文云爾雅舊文幷詩傳竝米旁作小爾雅木旁作其文云魚之所息謂

之櫓櫓槮也積柴水中而魚舍焉郭因改米從木文弨案太平御覽八百三十四引爾雅伺從米旁作罧引犍爲舍人曰以米投水中養魚爲涔也則糝之義益明今毛詩正義爾雅釋文及疏皆不載犍爲舍人語臧鏞堂案周頌潛正義引李巡曰今以木投水中養魚曰涔據釋文所云則郭氏前注爾雅者俱作木旁李亦與舍人義同以木乃以米之誤耳

論語子路子貢疑管仲非仁

明顧端文憲成劄記有云予頃讀孔子與子路子貢評管仲二條殊可疑因語予弟季時名允成季時曰此恐是齊人張大之辭而託於孔子耳或齊論語竄入魯論語

中未可知也謂出自孔子似乎不然予曰弟此意見得極直截近袁子才亦同此見謂齊人最尊管仲此必齊之弟子記之其上章云齊桓公正而不譎下章云陳成子弑簡公非齊論而何文弨案孔子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齊人在聖門者若子羔季次諸人見地特高亦不應有此班固謂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論語蓋門人所記乃弟子之弟子也故往往附載其師之說荀卿吳起之儔亦出其中流愈遠而失眞故有此雜而不純之論卽有以自經溝瀆爲不指召忽言者亦曲爲之解耳就使不指召忽語氣亦覺抑揚太過與

聖人平日辭氣迥然不同孟子學孔子者也而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管仲曾西之所不為豈有聖人許之而孟子顧貶之若是甚哉有以知孔子之必無是語矣袁名枚錢塘人由庶吉士改知縣三十二而致仕今居江寧即舊治所云

毛叔鄭

逸周書克殷解毛叔鄭奉明水今俗本作毛伯謁宋元本皆作毛叔與史記同有謂毛叔名聃見左傳定四年杜注此毛伯鄭當別一人余案漢書古今人表毛叔鄭下本注云文王子又大紀云武王封庶弟鄭於毛若以

爵稱伯則衞叔何以不稱衞侯杜殆以左傳毛聃連文而致誤也陸氏左傳附注云聃季是毛叔弟何緣取兄名爲封國之號斯必不然又陶淵明四八目作毛叔鄭不見於他書亦未足爲據書顧命有毛公以諸侯入爲三公者未知卽毛叔鄭否

別風淮雨

尙書大傳越裳以三象重九譯而獻白雉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耇曰久矣天之無別風淮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鄭康成注淮暴雨之名也自後諸書所引皆作烈風淫雨若說苑辯物篇書舜典正義詩蓼蕭臣工

及周頌譜正義所引皆無有作別風淮雨者劉彥和雕龍練字篇有云尚書大傳有別風淮雨帝王世紀云列風淫雨別列淮淫字似潛移淫列義當而不奇淮別理乖而新異傅毅制誄已用淮雨元長作序亦用別風（今本脫此二句宋本有之）案古文苑載傅毅作北海靖王興誄云白日幽光淮雨杳冥但其文不全今雕龍誄碑篇所載爲後人易以氛霧杳冥矣蔡中郎集中有太尉楊賜碑云烈風淮雨不易其趣今俗閒本淮雨改作雖變余所見者宋本也安知烈風不亦出後人所改乎元長序無攷唯陸士龍九愍有思振袂於別風之語於彥和所舉之外

又得此二證

鮮有解義

列子湯問篇越之東有輒沐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殷敬順釋文引杜預注左傳不以壽死曰鮮案此說非是不以壽死謂夭死或他故死耳列子之所云鮮則當以解剝爲義墨子魯問篇作鮮而食之與列子同其節葬篇作解而食之明鮮解一也禮記月令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呂氏春秋作解落亦其證

椎政

韓非八說篇云古者寡事而備簡樸陋而不盡故有珧

銚而椎今本譌推車者注以珧爲蜃銚摩田器也上古摩蜃而耨椎車即椎輪也下云然則行揖讓高慈惠而道仁厚皆椎政也故智者不乘椎車聖人不行椎政蓋椎政即因椎輪爲說用相比況今本皆譌爲推政推政當作何解乎

史記韓非傳拂悟本逆文

韓非說難云大忠無所拂悟今本史記乃以下句辭言無所擊排之辭字與悟互易棻非本書作大意無所拂忤辭言無所擊摩悟古與忤通用呂氏春秋蕩兵篇百姓之以悟相侵也立見亦是以悟爲忤索隱正義所見

本何是拂悟索隱解云不拂悟於君正義云拂悟當爲咈忤古字假借耳不知後何以互譌

篇卷

篇卽卷也漢藝文志太史公百三十篇有謂其無卷數裴駰爲集解則分八十卷隋志始以一篇爲一卷此語殊不然漢志易皆言篇詩皆言卷其餘一類之中或篇或卷不一後每種各結之云凡若干家若干篇至末總結其數云大凡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此非篇卽爲卷乎其數閒有不合者此則傳寫之譌而大致亦不甚相遠若集解一書本來

亦如今所傳索隱單行本必不全載史公之文此自易之十翼春秋三傳皆不連經唐人五經正義所以標起訖者以本不連經注故耳不可以集解之卷數爲卽裴氏之史記本也

藉神

戰國秦策應侯謂昭王曰亦聞恆思有神叢與恆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藉我神三日乃左手爲叢投右手自爲投勝叢叢藉其神三日今吳越之俗有所謂起傷者亦類此嘗見宋趙復齋名彥肅行狀云調秀州推官犴多重囚廉其故蓋俗多淫祀咒人欲甘心

於仇怨則挾酒食祭拜乞助謂之起傷今此風不知尙有否而其名猶傳於人閒每見強梁肆暴者輒目之曰起傷又優人演目連變必先攜雞酒至叢冢閒殺雞瀝血而飲之借鬼神附其身以爲助亦名曰起傷演畢仍向元來處解之案禮記郊特牲鄉人禓鄭注禓強鬼又周禮春官司巫凡喪事掌巫降之禮注巫下神之禮今世或死既斂就巫下禓禓與禓釋文皆音傷則起傷當從示爲正禓本亦作禓見司巫疏古家鬼強鬼皆名禓今則專指強鬼耳

厭機

呂氏春秋本生篇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蹷之機高誘注招至也蹷機門內之位也乘輦於宮中遊翔至於蹷機故曰務以自佚也詩云不遠伊爾薄送我畿此不過蹷之謂案此段文有譌誤黃氏日抄遂以高注爲謬攷李善注文選七發引招字作佁高誘曰佁至也佁字是餘亦同今本段若膺謂注首蹷機當爲機橜蓋以橜訓機也至於蹷機謂至機而蹷也下不過蹷亦當爲橜字說文橜門梱也梱門橜也荀子大略篇和之璧井里之厥也晏子春秋雜上第五作井里之困也厥即橜字之省困即梱字之省蓋門梱有以石爲

之者故晏荀皆云然而機與譏音義並同詩毛傳云譏門內也說苑政理篇修近理內政橛機之禮壹妃匹之際蔡邕集有司徒袁公夫人馬氏靈表云不出其機化導宣暢則厥機皆爲梱閾之內明矣橛亦有可通蹷者如說苑建本篇樹本淺根垓不深末必橛也飄風起暴雨至拔必先矣又如莊[達生篇]列[黃帝篇]之所言橜株拘[列作駒]者殆亦同蹷故二字易譌也

葩屨

呂氏春秋尊師篇織葩屨結罝網捆蒲葦案葩是華蘤之名不可爲屨此必萉字之譌說文萉枲實也或作䕎

蓋麻枲可以爲屨後人所謂麻鞵是也又案晏子問下篇有治唐園考菲履之語此上文亦云治唐圃文正相類萉與菲音亦相近故疑當爲萉字無疑

曾子二子華元

漢書王吉傳子駿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師古注引如淳曰華與元曾參之二子也韓詩外傳曰曾參喪妻不更娶人問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今韓詩外傳闕此文）一曰曾參之子字華元師古以二子爲是案大戴禮曾子疾病篇云曾元抑首曾華抱足盧辯注元華二子說苑敬慎篇亦同抑首作

抱首顏從如淳前一說是也禮記檀弓則稱曾子寢疾病曾元曾申坐於足申與華殆卽一人

鈌馬飾

宋史儀衛志誕馬下云金爲鈌又甲騎具裝下云金銅鈌長短至膝是鈌爲馬飾明矣然未詳其形制此字見蔡中郎集故太尉橋公廟碑後黃鉞銘云馬不帶鈌弓不受弢則其來遠矣說文鈌但訓刺也餘字書亦未有及馬飾者當補之

蔡中郎集

凡傳古人書當一仍其舊愼勿以私見改作如蔡中郎

集有宋天聖元年歐靜所輯本雖未必盡合於隋唐之舊然在今日已爲最古後日重刻便可悉依舊式或有當補者可別附於後當刊者可著其說於篇下斯得之矣今乃移易其篇第并於一篇之中顚倒其次序致有大失其意者如歐本第一卷首篇乃故太尉橋公廟碑以頌居首云光光列考伊漢元公此爲其孤作也故稱列考卽烈考也頌後公諱某字公祖云云至文德銘於三鼎武功勒於征鉞官簿次第事之實錄書於碑陰以昭光懿此四字依水經注各本俱作俾爾昆裔永有仰於碑陰云不成文句山自後人妄竄無疑故易之此是第二段下云橋氏之先出自黃帝云云至巍巍

乎若德允世之表儀也巳爲第三段終焉即所謂碑陰也其四銘卽附此篇之後自明張天如刻百三名家集於蔡集以賦爲首次以疏表書論議對問設論連珠頌贊箴銘而後及於碑此碑則以橋氏之先云云公諱某云云連爲一段於末妄增銘曰二字然後以光光烈考提行至作憲萬邦終焉四銘則別入銘類不繫此碑之後則全與篇中所云不相應篇中所云書於碑陰者卽橋氏之先一段文也若倒在末則所云碑陰又何所指乎　本朝康熙年閒又有莘野劉嗣奇弟兄重刻蔡集分爲六卷碑在第五此文全與張本同但不加銘曰二

字耳中郎又有太尉橋公碑一篇乃爲故吏司徒崔烈廷尉吳整作者劉本則移之於四銘之前不知文德銘於三鼎武功勒於征鉞之語自在前篇今乃繫於後篇不亦謬乎甚矣人之好妄作也如此爲能傳古書則古人之面目反隱矣

古書流傳譌謬自所不免果有據依自當改正蔡集余有校本今姑以橋公二碑略言之第二段云三孤故臣門人相與述公言行咨度禮制考水經注言行作之行爲是此碑但記行事耳禮制作禮則又下鉦鉞作征鉞亦當從水經注改正末云俾爾昆裔永有仰於碑陰云

語意全不似漢人且此是三孤與其故臣門人所述安得有俾爾昆裔之語故吾以爲當從水經注作以昭光懿爲得也時有椒房桂戚之託桂乃貴字之誤特進潁王粲不疑爲河南尹粲不疑未封王乃潁陽侯之譌當事以對當作當以事對貞以文章得用句鬼薪公句離司寇句文章舊本作文筆又西府俱四府之譌四府乃太傅太尉司徒司空也民有父子俱行句凶人本又有一人字衍惡言當道句曉之不止句其子殺之而作人者譌公捕得句公以其三字有本缺見下有其字衍侮辨直句本無直字乃文脫不舉文書此段皆以舊本考正又云凡所獲祿皆公府所特表

選舊本作表送蓋仕而不受祿故公府爲特表送也又云自九列之後乃以丕貤言其位至九卿祿皆散之親舊故云丕貤有本作自九列之後咸以明公遷下句者非是又析見是非（下二字疑脫）明作速於發機本或無析見二字下句作達於事機又張本作察機皆譌黃鉞銘是用鏤石下水經注有假象二字當補入蓋卽一篇之中其當改訂者不少但究須審愼疑者寧闕以俟後之人或有能通其意者若遽憑臆改定而又全沒舊文則似是而非之弊又有不可勝言者矣

婦人繫姓

婦人繫母家姓生則以伯仲如孟子仲子伯姬叔姬之類亦以其國如齊姜宋子秦嬴陳嬀之類死加以謚或從夫之謚俱兼姓而稱之漢晉之世婦人有字者姓亦繫字下後漢書載曹世叔妻班昭字惠班陰瑜妻荀采字女荀華陽國志所載敬司乃司馬氏女也又如助陳元常靡常貢羅玹何敬楊諸人亦皆姓繫字下晉李矩妻衛鑠字茂漪其自稱則云李衛兼兩姓而稱之

慶厤聖德頌

石守道作慶厤聖德頌直指大臣分別邪正孫明復謂之曰子禍始於此矣今讀其詩於姦邪曾未指斥一人

不知當日何即以此召怨及讀其序而後知今日之所傳非全詩也序云頌一首四言凡九百六十字今止於七百六十八字共少一百九十二字則其爲不全可知其序列諸賢自得象與殊昌朝仲淹弼衍琦脩靖素襄而下即承云皇帝明聖忠邪辨別舉擢俊良掃除妖魃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是其所云姦邪者亦必實指其爲某某而今皆闕之吾意當時不獨小人之黨惡其指斥而滅去之即正人君子之爲守道計者亦必共相與去之矣故其全者遂不傳

薄耆

枚乘七發薄耆之炙鮮鯉之膾李善注薄耆未詳一曰薄切獸耆之肉而以爲炙也耆今人謂之耆頭案耆頭之義亦難曉余疑耆卽鰭之省文公食大夫禮有牛鮨鄭注云內則謂鮨爲膾然則膾用鮨今文鮨作鰭案此則耆當亦謂牛鰭但云獸耆不知是何等獸其所云薄切義則是也

釣藤

本草釣藤有刺若釣鉤亦名弔藤陸魯望藥名離合夏日卽事詩有云歸來又好乘涼釣藤蔓陰陰著雨香今醫家通呼爲鉤藤無有知爲釣藤者矣

鵋鵂撮蚤

鵋鵂撮蚤有兩說莊子秋水篇鵋鵂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邱山言殊性也釋文引淮南子（見主術訓）鵋夜聚（今本亦作撮）蚤察分毫末許慎云鵋夜聚食蚤蝨不失也案今高誘注云鵋鵂謂之老菟夜則目明合聚人爪以著其巢中二說不同似蚤蝨之說近是舉蚤蝨則蚊蝱之類可知正不必鑿定一物然今人翦小兒指甲率置隱處不欲棄擲庭院閒則亦因高說以爲戒耳

鍾山札記卷一

鍾山札記卷二

杭東里人盧文弨

詩攷引韓詩誤

王伯厚詩攷於韓詩引速速方轂夭夭是椓云出後漢蔡邕傳且引章懷注云韓詩亦同作轂謂小人乘寵方轂而行也今案邕傳作速速方轂夭夭是加注先引毛詩之文并引傳及箋然後云韓詩亦同謂韓詩與毛鄭之說同也下云此作轂者蔌謂小人乘寵方轂而行方猶並也乃章懷釋邕之文故用此字今王氏乃誤以為韓詩亦同作轂并刪去蔌字而以章懷之說為韓詩之

說不審甚矣

艞船

元微之詩便邀連榻坐兼共艞船行艞船蓋撥船使進之意案易林履之坤云循河艞舟旁淮東遊元語本此今本易林皆誤作榜舟惟陸敕先以宋本校者不誤字从木或从才者非

惓

疲劵之劵今人但作倦字亦可作惓列子湯問篇饑惓則飲神瀵皇侃論語義疏五十以學易云欲令學者專精於此書雖老不可廢惓也又易震彖傳王弼注古本

作惰倦者懼於近矣見日本國考文今監本皆脫倦字

八字

吳融送策上人詩八字如相許終觽尺組尋又寄貫休上人詩八字微言不復聞柰韓鄂歲華紀麗云八字之佛爰來注荊楚人相承四月八日迎八字之佛於金城設榻幢歌鼓以爲法華會

孫叔敖實蔿氏

毛檢討大可作經問及四書索解力辨叔敖非楚公族竝非蔿氏乃蓼國期思之處士歷引荀子呂覽史記說苑新序列女傳爲據余案左氏宣十一年楚令尹蔿艾

獵城沂杜注云孫叔敖也十二年邲之戰隨武子云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云云又云令尹孫叔敖弗欲戰南轅反旆又云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軍事以車爲重而令尹實主之則士會所稱蔿敖非卽叔敖乎比年之閒楚不聞有兩令尹且在軍而更易執政之臣此事理之必無者況敖之名又相同則其爲一人爲蔿氏實無可置疑者高誘注呂氏春秋情欲篇卯介篇皆云叔敖薳賈之子薳卽蔿也服虔注左傳云艾獵蔿賈之子孫叔敖也杜氏從之總之左氏蔿敖一言可爲蔿氏之確證與其信諸子也不如信傳

勤望

詩摽有梅迨其謂之箋云謂勤也本爾雅釋詁文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周易歸妹彖傳正義用其語云妹既係娣爲媵不得別適若其不以備數則有勤望之憂今本皆譌作動望攷宋本尙不誤

易序卦正文誤入注

序卦傳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下本有履者禮也一句今本皆誤入韓康伯注中唯唐李鼎祚集解作正文案王輔嗣周易畧例引雜卦曰履不處也又曰履者禮也若是韓注輔嗣無緣引之以此爲證則集解本爲

不謬矣但輔嗣引雜卦而於此句不別言之者省文耳且韓注中竝無可與為比例者而獨於此具釋不然明矣

黨訓所

淮南子道應訓西窮窅冥之黨黨當訓所案釋名上黨黨所也在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黨又公羊文十三年傳云往黨衞侯會公于沓至得與晉侯盟反黨鄭伯會公于斐何休注黨所也所猶時齊人語史記齊世家萊人歌曰師乎師乎何黨之乎集解服虔曰黨所也言公子徒衆何所適也案此亦齊人語然上黨在晉而亦以

所爲黨則不獨齊人爲然矣

⿰镸朮

淮南齊俗訓云譬若舟車楯⿰镸朮窮廬故有所宜也高誘注水宜舟陸宜車沙地宜⿰镸朮泥地宜楯草地宜穹廬今本淮南⿰镸朮譌作肆唯葉林宗本作⿰镸朮从镸从朮案文子自然篇水用舟沙用⿰镸朮泥用楯山用樏釋音云⿰镸朮乃鳥切推版具今檢玉篇無⿰镸朮字有⿰镸⿱土小字从镸从土从小音正同云⿰镸幼⿰镸赤長不勁葢與婹嫋同義廣韻則从镸从赤三字不同案朮字亦有荣音當从朮爲正又淮南脩務訓沙之用⿰镸朮葉本亦譌作肆而別本有作鳩者案呂氏

春秋愼勢篇作沙用鳩字書九與糾通則音亦可通轉
即以鳩從文子淮南讀其亦可也

炮格

史記殷本紀紂有炮烙之法江鄰幾雜志引陳和叔云
漢書作炮格今案史記索隱引鄒誕生云烙一音閣又
云爲銅格今本譌烙炊炭其下使罪人步其上又楊倞注荀
子議兵篇音古責反𥨊鄒楊所音皆是格字無疑鄭康
成注周禮牛人云互若今屠家縣肉格意紂所爲亦相
似庋格庋閣兩音皆可通呂氏春秋過理論云肉圃爲
格高氏注格以銅爲之布火其下以人置上人爛墮火

而死列女傳所說亦相類是其爲格顯然而不但以𤏙灼爲義今諸書皆爲後人改作炮烙矣段若膺嘗正其誤

格是

白樂天詩如今格是頭成雪彈到天明亦任君元微之又有隔是身如夢頻來不爲名容齋隨筆云格與隔二字義同猶言已是也近來樂天集改作況是淺俗之甚司空圖亦有句云格是厭厭饒酒病終須的的學漁歌

遂跣以下

左氏宣二年傳晉靈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

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服虔本作遂跣以下跣字是也襄三年傳晉悼公懼魏絳之死亦跣而出皆是急迫不及納屨使然趙盾飲未至醉何假於扶扶亦誤抑古者見君解韈故哀二十五年褚師聲子韈而席衛侯怒余外祖馮山公先生以詩赤芾在股邪幅在下證之知可以去韈也

大成午

漢書古今人表有大成午在中中見韓策大成午從趙來謂申不害於韓云云高誘本與上三晉已破智氏一篇相次鮑彪本移易其次於二篇之中間以韓傀相韓

一篇而誤截大字於三晉已破智氏篇之末段規勸韓王取成皋至韓之取鄭也果從成皋始鮑彪本作果從成皋始大此熟於左氏成子始大之文而不知語意之各異也段規之意止在得成皋以取鄭故末二句正著其語之驗而已且即欲明韓之始大亦當云其後果從成皋以取鄭韓於是乎始大不當云果從成皋始大也鮑氏於此頗覺鹵莽而吳師道亦復不覺其誤甚矣古書之不可輕議更改也此大成午史記趙世家作大戊午韓非子內儲說下作大成牛各譌一字唯人表與韓策合

鮦有紂音

漢書地理志汝南郡鮦陽孟康曰鮦音紂後人疑其音不合輒於其下增作紂紅反不知鮦元有兩音而鮦陽縣自當音紂顏師古漢書高帝紀注云李登呂忱並音貰式制反而今之讀者謂與射同引地名射陽作貰爲證此說非也假令地名爲射自是假借亦猶鮦陽音紂遂勺音酌當時所呼別有意義豈得即定其名以爲正音乎據此則鮦陽斷不讀紂紅反明矣玉篇鮦直壟切鱧魚也又直久切廣韻徒紅切又直冢直柳二切爾雅釋文鰹大鮦音童又逐拱反是則玉篇廣韻亦明有紂

之一音非誤明矣近人表中有一聯云別風淮雨惜奇字而偏誚許緣紂紅踵駮文而莫悟許緣見顏氏家訓顓頊許緣反人誤讀爲許緣反今以紂紅配許緣得毋亦以紂紅爲正音乎

准

廣韻準字下以准爲俗然其來已久諸子百家之書皆有之周書寶典解准德以義管子宙合篇規矩繩准稱量數度（他篇尚多）文子道原篇放准循繩莊子天道篇平中准呂覽君守篇有准不以平淮南子齊俗訓眇者使之准白虎通五行篇水之爲言准也緯書有靈准聽家語

五帝德篇左准繩右規矩晉山濤帖有陳准晉書律志京房作准以定數若此者非一固不因避劉宋順帝趙宋寇萊公之名而改也北史魏長孫肥傳中山太守仇儒推趙准爲主妄造祆言云燕當傾趙當續欲知其名淮水不足此更可爲古來相沿作准之明證

褔

褔從衣與從示者別見文選西京賦仰褔帝居李善注褔同也匡謬正俗見當時本有作褔字者云褔當爲福古副貳字又徐鍇說文繫傳於褔字下辨之云西都賦仰褔帝居彼褔字從衣非此字文昭讀荀悅中鑒政體

篇云好惡毀譽賞罰參相稫也稫亦是福字之誤當訓爲副

麤粗

說文麤行超遠也倉胡切粗疏也徂故切兩音兩義昔人多以麤粗連用成文春秋繁露俞子篇云始於麤粗終於精微論衡正說篇云略正題目麤粗之說以照篇中微妙之文莊子則陽篇釋文司馬云鹵莽猶麤粗也粗亦作觕漢書藝文志敘數術云庶得麤觕何休公羊隱元年注云用心尚麤觕文二年同觕才古反與粗音義竝同每見今人遇麤粗字改爲麤糲或改麤疏皆失

於不考宋陸農師通小學者也其荅陳民先書有云精神之所會得其精微而遺其麤粗今校者改作麤麤便不成文理又晏子問上篇云緩密不能麄苴學者詘麄苴疑亦即麤粗蓋言不能周密而但涉獵耳

二八

左氏昭廿五年傳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呂覽淮南亦並作二人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曰舞必以八人成列故鄭賂晉以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亦是以八爲列此二人乃二八之誤歐陽士秀孔子世家補曰魯隱公考仲子之宮初用六佾則魯羣

公之廟庭由是亦皆六佾可知季氏大夫當用四佾而乃僭用八佾故於襄廟六佾之中取其四佾并自有之四佾而成八佾以此知萬者二人之當作二八明矣文弨案秦遺戎王女樂亦是二八齊遺魯女樂八十人太平御覽引家語作二八楚辭招魂云二八侍宿大招云二八接舞王逸云二八二列也皆可互證

櫛比諧韻

詩周頌良耜其崇如墉其比如櫛釋文比音毗志反今人多從之然非也比當讀弼崇墉是韻櫛比亦是韻如召南騶虞之乎與虞皆是句中自相諧合又如古語之

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成與性貫與然古人平側不
分亦未常不諧合也唐顧況十月之郊詩曰棟之斯厚
榱之斯密如翼于飛如鱗櫛比此可見昔人固讀比爲
弼矣又凡排比駢比皆如此讀白香山詩花教鶯檢點
柳付風排比與出實等韻叶又餞筵纔收拾征棹遽排
比與一喞等韻叶張曲江荔支賦皮龍鱗而駢比與微
文妙質叶元微之酬鄭從事詩舟船駢比有宗侶於此
下自注云毗必反

鼓鍾

家語正論解趙簡子賦晉國一鼓鍾以著刑鼎鼓鍾權

量名也王肅注云三十斤謂之鈞鈞四謂之石石四謂之鼓左氏載晏子稱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今左傳作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杜注訓鼓爲鼓橐宋歐陽士秀作孔子世家補辨之云古人鑄鼎皆用銅未聞以鐵又凡鑄鍾鼎誰非鼓橐者何必贅此一字當從家語作鼓鍾蓋簡子興城而用不足故其賦斂於晉國之內自一鼓十鼓以至百鼓已上自一鍾十鍾至於千鍾有畸以是爲率數也又以公私鼓鍾之量有不齊者索而齊壹之一即壹也燬其不齊者更鑄以給焉又取其銷燬之餘以爲鑄刑鼎之用此說似較之

杜注爲勝

處必弇

呂氏春秋仲冬之月云君子齋戒處必弇高誘注云弇深邃也此即書堯典所謂厥民隩也冬氣寒故厥民是時皆入此室處楚辭招魂云冬有突厦王逸注云突複室也突亦訓爲深然則必弇正以居處言之乃今禮記月令作處必掩身下云身欲寧上身字因下句身字而誤衍耳仲夏之月處必掩身毋躁呂氏淮南亦皆以身屬下讀淮南無處必掩之文但云君子齋戒愼身無躁而已然仲夏候漸炎熱戒其露體理容可通仲冬人其

不畏寒必無有褻露者而何沾沾然戒以處必掩身不太無謂乎故知今之月令身字爲衍而掩字亦當從呂氏作弇

范蠡流江

史記貨殖傳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乘扁舟浮于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皮之陶爲朱公與越語其知其所終極微異乃呂氏春秋悔過篇云箕子窮于商范蠡流乎江離謂篇又云范蠡子胥以此流夫言流乎江亦可解流爲浮至其與子胥並言則眞若沈於江矣賈誼書耳痺篇建寧本作范蠡負室而歸五湖負即背也

蠡之去不與其妻子偕行也潭州本作范蠡負石而蹈五湖此則與流江之說又相近蓋子胥既死吳王載以鴟夷而浮之江而范蠡乃自號爲鴟夷子皮意當時因此誤傳遂皆有流江之說至唐人杜牧之詩云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不知其從子胥歟從少伯歟流俗遂有蠡載西施之說則亦以鴟夷之相涉故耳

王菩

禮記月令孟夏之月王瓜生注云今月令云王萯生萯與菩古通用故呂氏春秋作王菩生高誘注云菩或作瓜孤𤬪也今刻本皆譌菩爲善有明劉如寵所梓知王

菩字必誤而不能推究其所由誤徑依月令作王瓜生并改誘之注云王瓜即今栝樓也此大非闕疑之義矣穆天子傳爰有藿葦莞蒲茅萯蒹葽郭璞注云萯今菩字音倍漢書宣帝紀甘露二年行幸萯陽宮東方朔傳從宣曲以南十二所中休更衣投宿諸宮長楊五柞倍陽宣曲尤幸顏師古注倍陽即萯陽也蓋萯菩皆與倍同音故萯陽或作菩陽亦可即作倍字則知呂氏之王菩生正與鄭注所云今月令作王萯者合集韻萯音棓與菩通呂氏俗本作善因與菩字形近而譌劉本妄改則使後人竟無從攷證矣故古書雖明知其誤毋寧姑

仍之之爲愈

杌古文簋字

說文簋古文作杌杌案春秋繁露祭義云春上豆實夏上尊實秋上杌實冬上敦實豆實韭也尊實麷也杌實黍也敦實稻也此正簋作杌之證文弨校梓此書時尚沿舊本之誤作机錢詹事莘楣爲余言正之案九與鬼古音相同故九侯亦作鬼侯凡軌氿等字亦皆從九得聲

裓

新唐書南蠻傳驃國樂工皆崑崙衣絳氎朝霞爲蔽膝謂之裓襔董衝音義云裓古得切釋典有衣裓與廣韻

二十五卷內音義竝同今案一切經音義阿毗曇毗婆沙論第二十一卷元應音孤得切云相傳云衣襟也今人因其與木旁之裓相似遂改唐書音義爲占待切有新梓林和靖詩者其送僧之京詩云皇城十二衢埃塵滿香裓何以待歸期山中桂花色疑裓不當與色爲韻妄改爲香域此何義也和靖詩中尙有香裓漸多塵之何裓字書無攷董亦無音衣裓用於釋　爲多然亦可以通用虞龢論書云晉時有一好事少年故作精白紗裓衣著詣子敬子敬取書之兩袖及褾略徧然則裓非專指衣襟也

新唐食貨志之誤

志云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匹綾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緜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此於舊所無者增之分者併之文獻通考疑其太重是矣至其約舊志及通典之文亦復有未盡明晰者蓋歲輸粟二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或出絹絁二丈或不出絹絁而出布加五之一則二丈四尺也（時實徵二丈五尺）輸絹絁者兼調緜三兩輸布者麻三斤通考於布加五之一下即接以緜三兩亦殊

粟者穀之實也即稻也新書於粟二斛之外又

加以稻三斛豈以後世之言粟者但指粱黍故歟似此稻何以反不如粟而加重也非蠶鄉則出布矣亦無輸銀之理吳縝作新書糾繆而於此最關繫處反略而不言則其所摘者但篇章之小疵耳余攷之唐律疏議依賦役令每丁租二石調絁絹二丈綿三兩布輸二丈五尺麻三斤丁役二十日然猶未甚明析又攷之唐六典戶部下云課戶每丁租粟二石其調隨鄉土所產綾絹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輸綾絹絁者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本作二斤疑誤）又攷關內道下子注云京兆同華岐四州調綿絹餘州布麻又河南道下云陳許汝潁調以絁

縣唐州麻布餘竝以絹及緜更可見綾絹絁三者不竝徵也皆無稻三斛絹二匹絹字應有銀十四兩之語新志妄增之其流毒恐有不可言者唐時唯蠻州用銀中國尙未以此爲市易何由遽徵之且攷通典所載土貢如海南諸郡始貢銀其數大率二十兩閒有三十兩五十兩者唯始安郡獨百兩夫一郡二十兩一丁乃當其三分之二有是事乎宋景文荒唐亦斷不至此得無鈔胥之妄增邪唐時丁皆授田故所定賦役如六典所言不相尙疑其重

興雨祁祁

詩小雅大田之篇云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釋文興雨如字本作興雲非顏氏家訓亦以興雨爲是而以班固靈臺詩爲證金壇段明府若膺云雲自下而上雨自上而下故素問曰地氣上爲雲天氣下爲雨諸書皆言興雲作雲斷無言興雨者韓詩外傳八呂氏春秋務本篇漢書食貨志上隸釋無極山碑皆作興雲更不比單文孤證矣興雲祁祁雨我公田如言英英白雲露彼菅茅也梁曜北云鹽鐵論水旱篇後漢書左雄傳皆作興雨高誘注呂氏亦云陰陽和時雨祁祁然不暴疾則本文亦是興雨近嘉定錢宮詹曉徵漢書攷異據韓奕詩祁祁

如雲謂經師傳授之異非轉寫有譌此說本於洪氏及野客叢書當是也

駉駉牡馬

江南書皆作牝牡之牡河北本悉爲放牧之牧顏氏家訓以牡字爲是謂良馬天子以駕玉輅諸侯以充朝聘郊祀必無騲也段若膺駁之云以周官馬政攷之凡馬特居四之一則有牡無牝之說全非唐石經元作牧又改作牡臧在東復折衷其說云顏氏本引毛傳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頌人舉其強駿者言之於義爲得也則不必攷之周官馬政而此頌自作牡馬駉之言駉駉牡

馬猶定之方中之言騋牝三千詩人辭意各有專主非汎言也下云在坰之野收意自明從唐石經後所改爲是

唐屯田

唐屯田與其給牛之等新書食貨志所載又多譌脫文獻通考取其文亦不能辨也志云唐開軍府以扞要衝因隙地置營田天下屯總九百九十二司農寺每屯三頃州鎮諸軍每屯五十頃今攷通典云開元令諸屯隸司農寺者每三十頃以下二十頃以上爲一屯則當云司農寺每屯三十頃以下至二十頃今云每屯三頃以

三頃之少而設屯官屯副以主之不太煩乎又云上地五十畝瘠地二十畝稻田八十畝則給牛一此又誤也通考又載通典之文於後云土軟處每一頃五十畝配牛一頭強硬處一頃二十畝配牛一頭其稻田給牛之數則與志同今以土軟土硬改爲上地瘠地未盡失也而兩句皆脫去一頃二字則於牛力甚有餘而以一牛傳瘠地二十畝之所入何以相當通志前後互載不加契勘甚非著書之體

雄雒易譌

今外傳越語王孫雄舊宋本作王孫雒墨子所染篇道

藏本亦同吳越春秋夫差內傳又句踐伐吳外傳越絕請糴內傳又記吳王占夢皆作王孫駱說苑作公孫雒唯呂氏春秋當染篇作王孫雄史記越王句踐世家作公孫雄宋公序作國語補音定作雄字且爲之說曰漢改洛爲雒疑洛字非吳人所名今案宋說殊謬有駱有雒見於魯頌春秋文八年經書公子遂會雒戎傳作伊雒之戎宣三年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漢書宏農郡有上雒縣人表有雒陶乃舜之友尸子作雄陶是後漢以前本有雒字至後漢乃始專用雒廢洛耳豈東京創製此字乎以駱字證之則雒字是矣否則不若各

從本書爲得又如後漢列女傳有孝女叔先雄水經注
江水一雄作絡舊本誤作終故困學紀聞引之作光終
兩字皆譌今案華陽國志黃帛傳帛自沈求夫尸與絡
求父尸同時人爲之語曰符有先絡僰道張帛絡帛叶
韻則終字之誤顯然而後漢傳之雄字亦當作雒明矣
又呂氏春秋聽言篇空洛之遇空洛乃地名淫辭篇作
空雄是亦雒字之誤

羆九

山海北山經倫山有獸如麋其川在尾上其名曰羆九
今本皆脫九字唯道藏本有之後載郭璞贊云敫生尾

上號曰罴九注以川爲竅也其注爾雅白州驠以州爲竅故畢中丞山海經校本疑川字當作州是已

一脟

呂氏春秋察今篇嘗一脟肉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今本脟作脬誤脟卽臠字史記司馬相如傳載子虛賦有云脟割輪焠集解引郭璞曰脟音臠顏師古注漢書相如傳云脟字與臠同李善注文選亦音臠竊疑脟乃從臠省其下又與寸篆文亦相近故可讀臠意林卽作臠字北堂書鈔百四十五引呂氏作嘗一臠肉淮南說山訓說林訓及史傳作一臠者多知一脟之卽一臠者

少矣又案淮南繆稱訓同味而嗜厚膊者必其甘之者也高誘注厚膊厚切肉也膊亦疑是腑字

同年丈人

同年之父稱同年丈人鄭谷雲臺編自序曰谷騎竹之年卽有賦詠同年丈人三川守李公朋同官丈人馬博士戴嘗撫頂歎勉謂他日必垂名胡震亨唐詩戊籤所載俱删去兩丈人字語便不可通王禹偁在宋初於同年之父猶稱丈人今小畜集中如馮氏家乘序爲馮謐作其子伉禹偁同年也文云某辱同年之顧覽丈人之作又銘王子輿希孟父墓云某與希孟爲同恩生重以

宗盟丈人之墓所宜爲銘又爲朱遵式墓碣銘云某與
大著作謂其子九齡爲進士同年請以詞臣之筆誌於丈人
之墓今小畜集鈔本刻本皆誤以丈人爲文人當以鄭
谷語正之

薦表稱字

文選載孔融薦禰衡表云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
四字正平又任昉爲蕭揚州薦士表云竊見祕書丞琅
邪王暕年二十一字思晦前晉安郡候官令東海王僧
孺字僧孺年三十五宋書良吏陸徽傳載薦士表云伏
見廣州別駕從事史朱萬嗣年五十三字少豫古人於

君上之前亦兼稱臣下之字是以其君亦閒有稱臣下之字而不名者唐文宗聞人舉陳子昂名因曰他字伯玉可見此風至唐猶然也

外三字

宋制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爲兩制舍人官未至者則云知制誥世稱美之爲三字見洪容齋三筆而幕府之掌書記者因亦謂之爲外三字王禹偁小畜集有還揚州許書記家集詩云廣陵郡大古九州記室官清外三字或改三字爲三事誤

常秠

鮑照謝上除啓臣白（俗本作自謂）丁常桓來塗階級非所敢覬又逦世子自解云僕以常桓無用於世常桓疑卽庸豎漢韓明府孔子廟碑則以爲租桓字說文木豆謂之桓鮑之所用則非此義蓋本梪字同豋譌爲桓也

菿胡

周禮天官鼈人掌取互物鄭司農云互物謂有甲菿胡句龜鼈之屬衆呂氏春秋孟冬紀其蟲介高誘注介甲也象冬閉固皮漫胡也漫與菿音義同甲周其外皮亦周其內今人謂鼈有裙五代史補言僧謙光但願鷟生四掌鼈留兩裙裙卽所謂皮漫胡也廣雅釋詁三菿當

也蓋如器之有當莊子說劒篇曼胡之纓此當與古係冠者殊必擁其頸與頷下而爲之故亦取名於此耳

門焉者闔焉者

公羊宣六年傳晉靈公使勇士往殺趙盾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何休注焉者於也是無人於門閨諸本二字誤倒守視者也上其堂則無人焉注言焉者絕語辭堂不設守視人故不言堂焉者段若膺云依注則前兩句當作則無人焉門者則無人焉閨者余謂下句注當作故不言堂者今本皆衍一焉字此傳文及注疑皆後人轉寫失之

苦息也

爾雅釋詁苦息也郭注苦勞者宜止息意則是矣而未有明證案家語困誓篇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困於道矣願息而事君可乎困倦皆勞苦之意也病而求息亦是

車中內顧

文選張平子東京賦云夫君人者黈纊塞耳車中內顧李善引魯論語及崔駰車左銘正位受綏車中內顧以爲注正以魯論語作內顧無不字與此合也乃刻本於賦及注俱增不字此但知今所習讀之本而不知魯論

語之本無不字也夫張賦之車中內顧與蘣纊塞耳皆四字爲句加一字則參差不齊矣崔駰銘今載古文苑有三章其車右銘云箴闕旅賁內顧自勑車後銘云望衡顧轂允愼兹容段若膺云觀此二章豈可證車左銘之爲內顧矣崔銘中之正位卽正立古位立通又案漢書成帝紀贊云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顏師古注云今論語云車中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內顧者說者以爲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輢轂與此不同然則師古所見之論語亦無不字說者云云乃包咸注是包亦依魯論爲說也

鄧扈樂

左氏莊卅二年傳圉人犖公羊作鄧扈樂案何休於公羊宣十二年傳廝役扈養下注云養馬者曰扈是扈與左氏圉人同義鄧當是其姓爾

欲奇此女

漢書高帝紀呂媼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欲奇云者由人自以己意奇而異之也史記外戚世家王太后母臧兒卜兩女皆當貴因欲奇兩女云云文法正同乃有朱子文者以爲當作公始奇此女欲與貴人便成時下庸句此類監本乃取而載之何也

劬錄

荀子榮辱篇孝弟愿愨軥錄疾力以敦比其事業而不敢怠傲是庶人之所以取煖衣飽食長生久視以免於刑戮也楊倞注云軥與拘同拘錄謂自檢束也疾力謂速力而作也蓋以君道篇有愿愨拘錄語故謂軥同拘然淮南子主術訓人之性莫貴於仁莫急於智兩者為本而加之以勇力辨慧捷疾劬錄則劬錄猶今人之所謂勞碌但以檢束為言非也泰族訓又云劬祿疾力作劬是也祿當作錄或古人以音同得借用也君道篇以愿愨拘錄為官人使吏之材則尤當作勤勞解為是

淩慄也

爾雅釋言云淩慄也釋文云案郭注意當作倰埤蒼云倰慄也今本釋文及疏皆以郭注意作陵埤蒼作淩此竝誤也案淮南兵略訓諸侯莫不慴倰鵕冠子備知篇登高者下人代之倰張平子西京賦百禽倰遽竝从立心陸德明謂郭注意作倰故引埤蒼之倰爲證豈有一作陵一仍作淩之理至樊光本作凌如揚子雲羽獵賦虎豹之凌遽與倰可通用

易象傳兩用字皆害之誤

易剝上九象傳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

用也又豐九三象傳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用與載與事韻皆不叶顧寧人易音亦謂其不可曉今讀江陰楊文定劄記云兩用字皆害字之誤也葢小人剝害君子是自割其廬也然碩果不食自然之理君子得與民心之公小人雖欲剝盡君子而君子終不可害也豐三以明極過暗時過剛不中勢有折肱之損然以救暗爲心至於折肱而不悔於義爲无咎矣故亦曰終不可害也案此解甚確害在十四泰載在十九代事在七志古韻皆得相通古害字作㝬故易與用字相混且有誤作周者如序周禮廢興言諸侯惡其害

已舊本誤作周巳鹽鐵論地廣篇賤不害智貧不妨行亦誤作周智皆以形近致譌則知用之爲害於此益信

鍾山札記卷二